



## 南通地铁,通向春天

◎王蝶飞

南通地铁一号线,如一条巨龙横卧江海大地  
龙头,镶在通州区平潮镇  
躺在通扬运河西岸  
那轨道像是岁月的琴弦  
奏响通向春天的乐章。

我随人流由西往东,乘地铁穿越濠河  
感受江海南通的速度与激情

## 表嫂的鸡蛋

◎文娟

得知我回老家,表嫂早早候在十字路口。一年不见,表嫂发更白、背更驼,瘦小的样子,不如身旁那个泡沫箱子板正。

当年,表嫂一嫁入表哥家门,就让表哥去村小旁开了片小店,她则开始养鸡,一大群一大群养,等一窝窝鸡蛋下来,表嫂把鸡蛋煨成五香味,拿去表哥店里卖。她舍不得吃鸡蛋,哪怕是坐月子。

表嫂一前一后生养了两胎,都是儿子,两个儿子倒是从小吃鸡蛋,天天吃,顿顿吃。也许是鸡蛋的作用,两个儿子发育特别好,头脑特活络。大儿子20岁出头就出国闯荡,数年后归来,摇身一变,成为行业佼佼者,带领弟弟成立自己的团队,不仅率先在县城买房子,还在村里翻盖了小洋楼。那时,村小已被合并,表哥小店像一粒沙尘,被历史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。村人纷纷离开故土,出外谋生。表嫂哪儿也不去,只指挥表哥去儿子公司,名曰后勤,实则伙夫。她自己依旧种地养鸡,得空就去儿子家,叮嘱孙子孙女吃鸡蛋。在表嫂看来,鸡蛋是世界上最富营养的食物。也许又是鸡蛋的作用,表嫂孙辈聪明伶俐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,都是名牌高中连着名牌大学。念到哪儿表嫂就把鸡蛋送到哪儿,孙子高三时,表嫂隔三岔五送鸡蛋,不但孙子同学沾光,学校门卫也沾光。表嫂也动过给老师送鸡蛋的心思,被孙子竭力阻止才罢休。

孙女去南京念大学后,表嫂千思万虑,电瓶车万万够不

到达紫琅湖站点的瞬间  
我似乎听到了扬子江的涛声  
那是,一阙流转千年的乐曲  
汹涌奔放  
从当年的小渔村唱响  
沿时光隧道,一路飘来

列车飞驰,在和时间赛跑  
眼前,一群凝固的雕像  
生动形象,多情自然

上了,长途客车又怕迷路,只得从从未去过南京为由请求儿子儿媳,儿子儿媳郑重告慰,孙女啥都不缺,南京啥都有。可表嫂坚持认为市面上鸡蛋不正宗,何况大城市,找个正宗土鸡蛋难如登天。幸好,村里有卖保险的组织南京一日游,表嫂乖乖掏出一万元,凑了份小保险。表嫂使出浑身解数,溲心蛋、白水蛋、茶叶蛋、酱香蛋,为延长保质期,还腌制了出油的咸鸡蛋。大学大学不就不嘛,里面同学不就多嘛,少带的话不就跌孙女面子了嘛。游伴们热心,争着抢着扛鸡蛋;大巴司机热心,特意绕道。当这支堪称浩荡的鸡蛋大军开到校门口,恋爱中的孙女无论如何不肯露脸,直怪表嫂添乱子惹笑话。表嫂没法,低声下气保证,绝对不会有第二次,孙女才派泼辣的同学出面,了结了此事。

表嫂根本没把此事当回事,一派“莫愁前路无知己”的状态。事实也如此,孙女大学毕业时带回了男朋友,该男朋友虽土生土长于皇城根,却是既接地气又善解人意,品尝过表嫂亲自侍弄的炒鸡蛋、炖鸡蛋、油煎蛋后,说要收购表嫂的鸡蛋,有多少要多少,多多益善。表嫂既紧张又兴奋,巴不得鸡婆们加班加点生鸡蛋,一天生几窝,一窝一大堆。无奈鸡婆们不急,依旧不紧不慢踱方步,不紧不慢打咯咯,该生时认认真真生一个,顶多客客气气下个双黄蛋。眼看孙女男朋友归期将至,表嫂终于想出法子——问同样养鸡的村人

有人在沉思,我在想象  
涛声,何能在头顶飞扬  
那是穿梭地下的春风  
吹暖了城市乡村的每一个梦。  
那些年木轮车碾过的辙痕  
正在钢轨上抽出新芽  
雨燕衔着通吕运河的靛影  
把整个春天  
装点成隧道里呼啸的项链。

买呀!村人弄明白表嫂的意图,浑身得劲,这是好事啊,只管拿,不谈钱!表嫂想想也行,算借吧,日后慢慢还吧,用鸡蛋还鸡蛋。至于北京那边,表嫂绝不允许提“钱”字。

去年,表嫂儿子把公司发展到了上海,并在浦东购买了住宅,目的是为被华为集团上海分公司聘用的孙子助力。于是,表嫂又多了份使命感,给上海送鸡蛋。

表嫂不光给子女送鸡蛋,离开故土的亲友,照样送。

表哥是我母亲的娘家大侄,从小在我母亲背上长大,感情相当深厚。表哥结婚时,缺少像样的婚服,母亲拿省吃俭用的积蓄买了件卡其布中山装。为此,表嫂也念念不忘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们全家移居城市,分别那天,表嫂红了眼眶。那时交通不便,来去确有难度,甚至几年才跑一趟。每次回去,表嫂总是拉我们去她家吃鸡蛋,返程时,鸡蛋装了又装。后来母亲去世,表嫂搂着我说:“娘娘不在了,在的人要继续来往啊,有机会回去一定要告诉我一声。”

这次回老家,我也是事先告知了表嫂,只是有事缠身,不敢逗留。

表嫂仔仔细细看看我,说长胖了。又赶紧说胖一点才好,不老相。然后用力抱起泡沫箱,朝我车厢塞。我晓得里面装着鸡蛋,是表嫂的鸡蛋。

后视镜里,表嫂在拼命挥手。忽猜想,表嫂的眼眶是不是又红了?

## 庭院的春天

◎杨谔

玉兰  
一瓣

清明前两天我们就回到了启东老宅。回去前妻子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打理老宅庭院计划:芟除芜秽,栽种菜蔬。

记得上次离开老宅时我们还满院子寻找荠菜,这次回来庭院已成了荠菜的“海”。它们个个头顶小白花,茎干上长满了爱心状的荚,犹如古战场上挥舞着狼牙棒的士兵,密密匝匝。紧挨着南部围墙的梨树花已掉落了大半,剩下的已由喧闹转为沉静,酷似稍经世事的少妇,别有一番风韵。黄桃的花开得热闹,仿佛一朵朵粉色的云,树根旁有蛀屑无数,分明是开始衰老的象征,这一季的花或许是它们最后一次奉献。年轻的紫藤毫不顾及黄桃的感受,一咕嘟一咕嘟地摇曳在东风里,花瓣展开时好像还伴有“啾啾”的吟唱。

当柔和的朝阳把蛋黄色的光洒向庭院,鸟雀呼晴,小狗也兴奋地起了个大早,东嗅西嗅,忙个不停,很有兴味地把几粒掉落的小金橘叼起又扔下,扔下又叼起。伏地的苜蓿一蓬又一蓬,沿阶而生,给庭院围上了一条缀金的翠巾;山茶深红色的花瓣洒了一地,上面的露水犹如细密的汗珠。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这花瓣上的露水还留有山茶昨晚的香气吗?山茶旁原有一株垂丝海棠,去年忽生变异,继而枯死。红梅的花儿早已落尽,化作了春泥;紫荆花事正盛;屋角有两株芭蕉,垂头丧气的枯叶间伸出了两片绿叶,仿佛冬天贪睡的顽童刚刚醒来时从被窝里探出的那颗机灵的小脑袋。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人和物无论贵贱,个体的消长丝毫不会影响日月盈昃,寒来暑往、果珍李奈以及鳞潜羽翔。

后院白色的围墙上爬满了野蔷薇,花苞累累,预示着一场盛大的花展即将开幕;高大的水杉树枝头缀满细叶,要不了几天就会浓荫蔽日。后院的地面上满是落叶,这里是酢浆草的世界,繁殖力极强的繁缕都不是它的对手。偶见几棵蒲公英,细长挺直的脖子顶着黄白色的花冠,或者一个好看的绒球;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野百合,孤独委屈地依偎在墙角;去年被人不小心铲去的菊花,这回在水杉树下找到了一小块栖身之地,矮小但不屈的身姿仿佛在向世人宣告:在屈原心里象征着高洁人格和纯洁心灵的它不会轻易离场!“惟兹佩之可贵兮,委厥美而历兹。芳菲菲而难亏兮,芳至今犹未沫。和调度以自娱兮,聊浮游而求女。及余饰之方壮兮,周流观乎上下。”十多年前,北京诗人漆雕世彩建议我多读《离骚》,言可因此而“小天下”。多少年过去了,《离骚》已读过多遍,天下仍如许大,且不可小之。屈原人格之标高足为我辈一生之范式,能得什一,则真可“小天下之人”矣。

诸多草木中,我最钟情的是屋西侧那一小片竹林。十年前从小舅舅家移栽了几棵,今已成园。东晋王徽之爱竹,曾说“何可一日无此君”;北宋苏东坡爱竹,曾说“不可居无竹,宁可食无肉”。我也爱竹,自问出于天性,最有力的证据是少儿时常“沉溺”于外公家竹林终日。今次见多日不雨,便用小水泵往竹园里灌水。人形容新生事物成长迅速为“雨后春笋”,遂有一痴想油然而生——

灌水前,我测量了3根竹笋在泥面以上的高度,分别为:10厘米、10.5厘米、4.5厘米。当天气温为7℃—17℃。

第二天同一时间,我再次测量了这3根竹笋的高度,依次为:12.6厘米、13.5厘米、6.7厘米。气温与前一天相当。比之前一天,三根竹笋分别长高了2.6厘米、3厘米、2.2厘米。

我把测得的数据告诉给一位前来指导妻子开垄种植的亲戚,亲戚说:“这块地如果肥一点,气温再高一点,竹笋会长得更快更粗。毕竟时令到了,生长是谁也挡不住的。”